

散文

飘香的三月

张儒学

不知是三月带来了花香,或是花香点缀着三月。

一个周末,我一改以往在茶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的习惯,独自去郊外散步。那光秃秃的山坡和田野,不经意间长出了一丝丝新绿;那在严寒中沉睡的冬水田,似乎在转眼间苏醒;那在守望中寂寞,平时被人遗忘的农家小院,却在春的装扮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远远看去,院前那开得红红的桃花,像一个个含羞的少女,那开得雪白的梨花,更像一个朴素的村姑,把农家点缀得格外的美丽。

一缕花香飘来,让我为之一振,仿佛在这远离了喧嚣,远离了繁缛的郊外,找到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心灵栖息地,尽情地陶醉在这三月的美景中。那一缕醉人的花香,和着清新的空气和鸟儿欢快的叫声,春风般扑面而来,像一坛沉年老窖般的馨香,又像刚犁过的田里飘过泥土的芳香,那么的醉人,那么的沁人心脾。

记得小时候,在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我常与小伙伴一起,在那开得十分美丽的花丛中奔跑、打闹,在村前的那片油菜花里游戏、捉迷藏,顽皮的我却掐一把金黄的油菜花瓣,洒在了一个叫

姑姑的女孩头上和身上,我想她一定要生气的,可她却反而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好香,好香的三月哟!”从此,我似乎就记住了她这句话。仿佛我关于她的每一个梦境都有着花的美丽,我每一次在梦里对她的追逐都飘着花的幽香。这飘香的三月,就一直在心中沉淀,三月的美景,连同那时的梦境,一样飘浮着醉人的幽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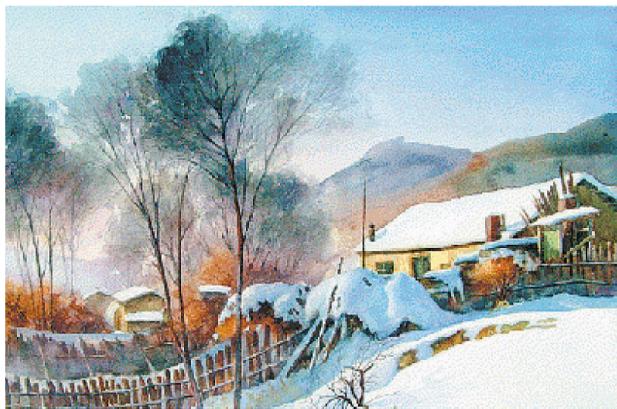
我沿着那条弯曲的小道走去,去到那片海浪一样起伏的庄稼地里。那一大片田里的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远远看去,金黄金黄的一片,在绿色的田块间,像一幅黄绿相映,绿水相依的山水画。仿佛天空、房屋、沟渠、树林、山坡、公路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就连行人匆匆的人,脸庞也是金黄色的。不远处,一群男孩女孩在油菜花地里玩耍,打闹、追逐,似乎打破了我有点凝固的思绪,猛一转身,一股浓浓的油菜花香气,醉了我记忆中那天真烂漫的童年。

不知是累了,还是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我找了个长满青草的地方坐下来,仿佛又闻到了一种跟花香不同的香,这就是青草的清香。在这三月里,不光是花的香味迷人,青草也飘着醉人的芳香。青草没有松的挺拔和高傲,没

有鲜花的艳丽和芬芳,似乎也没有人会在意它的存在与否,而它却以一种低姿态的方式生存,从来不和任何身边的花朵争宠,不嫌弃土地的贫瘠,也不管是在高山上或悬崖下,在田野里或庄稼苗的夹缝中,甚至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它都在默默地生长。它那淡淡的清香,竟充满着庄稼人和耕牛的气息。

我独自闲坐着,眼睛被眼前的鲜花映透着,心灵被这春天的美景点缀着。我站起身,十分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准备离去时,突然又从远处飘来一股淡淡的、清新的、还夹着汗水味的芳香,我抬眼望去,一个农人正赶着耕牛朝田野奔去,伴着吆喝声、欢乐声,粗犷地踏着春的节奏,一铧一铧地犁过沉睡了一冬的田野,田块苏醒了,一缕缕充满着泥土味的芳香,在田野里飘散开去,虽然没有花的幽香味浓,但却比花的幽香更醉人。

在回去的路上,我像品茶一样,细细地品着从四处飘来的花香,唯独那充满泥土的芳香,让我陶醉,让我迷恋,因为那芳香里,充满着播种的梦想,饱含着收获的希望!



雪的世界(水彩画)

赵生国

随笔

流行是艺术的大忌

李承志

身边的这个喧闹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与商品的惯性极不协调:任何一种流行的服装最多风行那么两三年,短的只有几个月的光景。称得上火爆、热烈的流行歌曲也只不过有一年半载的生命力。按照现代生活思维,越有名气的商品应越有生命力和号召力,但时装和歌曲等流行物质在这个时代却始终处于尴尬、被动的角色。

这是否是一种暗示:名曲《高山流水》、《十面埋伏》等作品却能流传几千年,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人始终推崇。这其中究竟是点缀着什么?同样是一种音乐艺术,在某段时间或某种场合比严肃音乐更受欢迎,但总逃脱不了时间对它的覆盖和淡忘。相反,这些名曲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肯定或推崇,却能经历着某种不可想象的洗涤后逃脱,流传至今。这使我想起了诗人的话:这些能刻到骨头里的名曲啊,你的身体究竟是藏在哪根草茎之下。

“大凡是某种动物幸免于难,就因为它们具有非凡躲藏的本领和能力。”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话,他使我明白了真正音乐作品的特有功能。我们身边的流行歌曲之所以被人们唱过之后随手扔掉,是因为它们已为大众之物,上至三岁孩童下至八十老翁,甚至是目不识丁的人照样能唱得有滋有味,这就决定了歌曲本身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鲜明的个性内涵,它们都在一味地模仿、组合,

都在用人的隐私、伤感甚至是眼泪来取悦于人,拉近我们靠近某位作

者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当更艳丽、更伤情的歌声响起,我们又不得不掉转方向,一遍一遍地来回在本已虚无而又有声有情的世界。

商品文化正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它的罪恶使我们变得无情、贪婪、平庸,当我们穿着时尚的时装,唱着流行的歌曲,很多人认定这就是幸福。但他并没有注意到,流行事物让我们为同一件事激动、伤心,让我们在事物面前变得异常简单、平白,不知不觉中丧失个性、意志和想象。而严肃、伟大的音乐作品是人的杰出的智慧之花,它之所以不为当时人们的接受,是因为没有流行作品特有的诱惑。它没有新奇的手段,没有包装的假象,没有人为了的做作,它只有自然的内涵,朴素的表情,它只是部分人文接受的一种原始的文化。

我想到了画家梵高。梵高的画当时被人嗤之以鼻:“根本不随时尚,没有半点传统的本色。”但画家死后的一百多年后,却被推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他的“向日葵”被抬高到几千万美元,这种怪现象也许是梵高对我们活着的人的一种预言:真正的艺术永远不会被埋没。试想,梵高当时如接纳其他人的劝告,作一些迎合人口味的画,也许梵高的生活将有所改变,但世界却丧失掉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顺应潮流,追求时尚,简单附和,这是真正艺术的大忌。

新书架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刘文莉

本书是周汝昌先生耗时近六十年精心磨炼而终于在他九十高龄之际完成的百万字巨大工程之结晶。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在十余种古抄本中进行了大汇校,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一部真本《红楼梦》。二是脂砚斋的朱笔批语达数千条之多,是《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批语紊乱、讹错,脱落不一而足。著者进行了全面梳理核定后文意晓然,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创作心理等问题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三是著者毕生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收获,对曹雪芹的思想感情、创作宗旨、艺术手法无不涉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校评者周汝昌先生是承接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名重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先生贯通中西,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令海内外学界瞩目。

本书为横排简体套色印制,针对普通读者,具有普及作用。本书与2008年5月出版的繁体字本同为高技术精制版,不但在国内堪称独树一帜,问世后也会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文苑精英

有趣的顶真诗

王吴军

顶真诗,也叫顶针诗,是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相连、上递下接的一种诗歌形式,顶真的修辞方法能起到流畅如行云的艺术效果,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

李白有一首《送刘十六归山白云歌》,是顶真诗中的佳品:“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

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其实,不但有顶真诗,还有顶真小令。元人小令中有一首无名氏的《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由来不由,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这首小令以自述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由于在修辞上运用了顶真的方法,读起来缠绵悱恻,柔情似水。

小说

墨宝

刘殿学

才差几个钱?你这个大书法家给他们写书名,他们也该给你稿费呀,这一笔钱也不少吧?”

马老先生摇摇头:“那才几十块钱!可怜得很。”

他老伴说:“算了,下次有钱再买吧。”

书店经理马上接过去说:“马老先生,这书,你若不想要的话,就让我处理了,给你提成,怎么样?”

马凌斋知道,这套书一转手,黑市要卖到两三千。于是,他对书店经理说:“你替我先放几天,好不好?”

条害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投资对其进行了综合治理。从1969年开始了引黄河水入郑工程,把黄河水引入输送到郑州西郊的贾鲁河河道,一度缓解了城市的干旱,但因黄河水含沙量太大,不久就出现了严重淤塞。于是从1970年7月1日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建成了北须黄河,南到郑州市边沿的提灌站,后成为邙山输水干渠,把黄河水引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并在河道上修建5个闸坝,把水逐渐抽到市自来水公司的柿园泵站,它是市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第二水源。与此同时,还应运而生人工挖的“西流湖”。

叫惠民渠;后为汴水分支脉,又叫小黄河,还称京水河。随后,因河道淤塞,雨季洪水猛涨,经常泛滥成灾,危害百姓。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元臣工部尚书(掌管各项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的长官)贾鲁奉诏为总治河防使,征集民工、军士上万人,开始加固修整、清淤疏浚小黄河已有古道,勘测挖掘部分新河床,使这条河减少了灾害,保证了漕运畅通和农田灌溉,变害为益。为感贾鲁治水之恩,民谢贾鲁之名,从此就把这条河叫成贾鲁河。这个名称后来变成了从源头绕经郑州到入颍河河流的总名称,流传至今。

数百年来,贾鲁河由于堤防失修,黄河水流多沿其下泄,贾鲁河变成了一

3

上午市里来了一部中巴车,送考核组成员离开迎宾馆前往市政府大院,在那里与市领导和老干部个别谈话,履行他们的工作日程。离开山庄之前,林文祺特地给蔡波挂了电话。

“哈尔滨那边情况怎么样?”他追查,“旅行袋找到没有?”

蔡波说正在加紧追,暂时还没有追到。他一直紧盯不放。

王平东局长带着道林市公安局的几大破案高手分析情况,排查案情,确定侦查方向。

作案者为什么要拿走这个旅行袋?其动机为何?通常窃物者意在图财,不排除本案作案者图财的可能:认为旅行袋里可能有大量现金,于是拎走。但是这种人通常会在极其有限的作案时间里尽可能地翻箱倒柜,搜索财物。本案没有,除了旅行袋失窃,那房间里没有其

他异常。作案者不为图财,难道就为这只旅行袋?考核组使用的旅行袋不可能有太多钱财,却可能装有一些机密,作案者是想窃取国家机密吗?可能性不大,这只旅行袋里难存重要国家机密属另一种性质。某某反映某某如何,某某又是如何解释,会有人对这种隐秘感兴趣。问题是值得为此而偷偷窃吗?

蔡波说还有一种可能是特意给咱们送大礼,热烈欢迎省考核组隆重光临。起一炉火能熊熊燃烧,专门“烤肉”。他知道现在有人很愿意干这种事。

迎宾馆散客不多,因为考核组入住,蔡波事前指令迎宾馆庄不再接待其他散客,客人只出不进,因此当天留在迎宾馆山庄里只有十来个人,经核实未发现可疑者。山庄其他工作人员也一样,从总经理康良才以下,凡当班者一律列入考核,都干过什么?手脚干净吗?一一细审,均未发现疑点。

于是目标集中于后山工地的施工人员。该工程属外包,施工队人员来源较杂,承包商和管理人是本地人,工人主要为外来人员。晚饭前施工队收工走人,眼下人员散在市区各个角落。

王平东当即即调整警力四散追查。蔡波说不是还有漏洞?还有谁没有看住?翻斗车看到了,大卡车有没有看到?粗皮的看到了,细

皮的有没有?查仔细点。王平东大有感触,说蔡区长提醒得对。如今男的贼,女的更贼。结果还真查出了名堂。他们发现了一辆车,不是卡车,是轿车。迎宾馆山庄环境不错,有山有水,一向为开放单位,除相关者出进进出,不时也有无关人等涉足,到里边欣赏欣赏。事发当天下午有数辆外车进入山庄,其中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车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车上还有另一个人,也是年轻姑娘,两人穿得很漂亮,把车停在湖湖边,人坐在草地上,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有个女清洁工清楚地记着她们,当时清洁工背着清洁袋走过,被其中一个女子叫住,打听哪有洗手间?清洁工给她们指了指综合办公楼。

综合楼在远处,近处这边也有房子,就是别墅楼群。于是紧急追查这辆白色轿车。迎宾馆山庄门口有监控探头,警察到保安室调录像资料,这才发觉那探头早就成了摆设,坏两个月了,没有及时维修,也没有及时报告。

蔡波说:“这笔账一起列入对康良才的表彰范围。”康良才脸色越发

迎宾馆山庄三公里外有一处公路收费站,从市区沿省道开往沿海的车辆均通过该收费站,包括前来迎宾馆山庄的那些车。公路收费部门的录像监控系统很规范,资料完整。

说到女同志就想起了另一个人。蔡波问:“江英现在怎么样?”身边有人回答:“她已经起来了。”

“叫她来。”不一会儿江英到了。江英就是江科长,任职于区政府办接待科,还兼着区政府办副主任,三十三岁年纪,模样标致,身材挺拔,穿着整整齐齐,举动到位得体,号称道林区一张名片,出入各接待场合非常抢眼。昨天半夜在综合楼二楼客房里,有一位江科长关起门又哭又唱,闹个不停,那就是这张名片。此刻她摇身一变,浑身上下又收拾得利落清爽,面带微笑,很阳光很亲切。

她说:“蔡区长有什么交代?”蔡波说:“干警们干得辛苦了,给咱们干警敬杯啤酒,没问题的吧?”

酒店规格很让陈西梨觉得自己寒酸,陆总提前定了包间,房间和桌子都大得让陈西梨觉得浪费,还有一件最让她感到不自在的事,就是两个垂手立在一旁的服务员。在两个陌生人的注视下吃饭和说话,多别扭啊,但是陆总一点都不觉得别扭,陈西梨也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想法,只好提醒自己镇定。

“想喝点什么?”陆总问陈西梨,陈西梨感到很慌乱,不知道手里那束鲜花,找了一个很久不用了的瓶子,洗干净,插进去。王开明在大卧室听到动静,出来,“哟,有人送花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色妖姬吧?很名贵啊!”

陈西梨平静,站在落地镜前,上上下下照了一遍,叹了一口气。王开明问:“很幸福吧?”

“幸福不幸福关你什么事?”陈西梨白了眼。

“关心你啊,你幸福了,我就放心了,你要是不幸福,我会有负罪感的。”

“那我就是幸福,让你一辈子有负罪感。”

“也别,幸福不容易,碰到就不能撒手。”

“你是盼着我早点嫁出去,好给你腾地方,是吧?以后就不用去酒店开房了。”

“哪能,你的幸福是第一位,别的都不重要。千万不要为了给我腾地方,跟一个不喜欢你的人结婚,他送花也不管用。男人那一套我太了解了,要在糖衣炮弹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谢谢你的提醒了,还是自己清醒清醒吧。”

第二天,星期六,一早,王开明看到一条电脑系统信息,打开一看,是一条通过验证请求,附言是:老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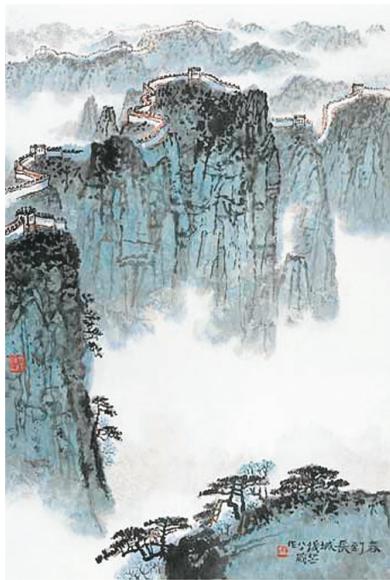
陈西梨说:“我的情况,我姐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陆总说:“说了,所以你就不要再说了,吃饭吧,你吃得不多,女人需要补。”

这顿饭是怎么结束的,陈西梨事后都想不起来了,太慌乱了。

没离婚那时候,陈西梨不知道相什么感觉,现在终于知道了,尤其是陆洋送她到楼下时,居然从车里神奇地拿出一束鲜花来,把陈西梨吓着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哪来的?”

陆洋说:“陈西桃花店的,你还没去时就准备好了,放在车后座



山水(国画)

武逸民

郑州地理

贾鲁街的由来

王瑞明 杜丰芮

郑东新区的龙子湖地区有条贾鲁街,西起北四环至外环东路,全长3400米,宽20米。它是2005年8月郑东新区管委会土地规划局编制辖区道路专项规划中,将位于贾鲁河南岸的一条城市支路,规划叫贾鲁街。

贾鲁河发源于新密市白寨的圣水峪和二七区的冰泉、暖泉、九娘庙泉,东北流经侯寨,市区西部西流湖,至北郊老鸦陈折向东流,经柳林、姚桥,再经中

牟的白沙,绕城东南至胡辛庄流入尉氏县,后至周口市沙河,再入淮河,全长255.8公里,境内长137公里,流经面积2750平方公里,属淮河水系。据史料记载:贾鲁河原是一条古运河,曾叫过鸿沟,约在战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通。连接济、濮、汴、睢、颍、汝、泗等主要河道,形成了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因水量充沛,可通舟楫。对促进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汉以后称浪荡渠;后称沙水,亦作蔡水;唐、五代、宋称蔡河,上游

叫惠民渠;后为汴水分支脉,又叫小黄河,还称京水河。随后,因河道淤塞,雨季洪水猛涨,经常泛滥成灾,危害百姓。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元臣工部尚书(掌管各项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的长官)贾鲁奉诏为总治河防使,征集民工、军士上万人,开始加固修整、清淤疏浚小黄河已有古道,勘测挖掘部分新河床,使这条河减少了灾害,保证了漕运畅通和农田灌溉,变害为益。为感贾鲁治水之恩,民谢贾鲁之名,从此就把这条河叫成贾鲁河。这个名称后来变成了从源头绕经郑州到入颍河河流的总名称,流传至今。

数百年来,贾鲁河由于堤防失修,黄河水流多沿其下泄,贾鲁河变成了一